

◇ 网络版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

黥布本名英布,年少时曾有相士以为他当在受刑之后封王。英布长大成人后,果因犯法而被判处黥刑,这使他很高兴,感到自己大约是要时来运转了。其后果如相士所言,他先是被项羽封为九江王;项羽死后,又被刘邦封为淮南王,诚可谓“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”。

英布所受之黥刑,至少在商、周时期即已开始使用,乃“墨、劓、剕、宫、大辟”五刑之中最轻的墨刑。“墨,点凿其额,涅以墨;劓,截鼻也;剕,刖足也;宫,淫刑也,男子割势,妇人幽闭也;大辟,死刑也。”其法是用刀刺刻面额,染以黑色,洗之不去,以示惩罚。其余依次为割鼻、砍足、去势、杀头。这些令人发指的刑法给身受者留下的悲痛,从因替李陵说话而被汉武帝施以宫刑,自称为了《史记》而“隐忍苟活”的司马迁的话中可见一斑。传说金圣叹临刑前曾说:大辟,人间之至痛者也;以无意得之,大奇。此言曾受批评,认

从小到大,我一直有个习惯,只要遇到考试,能拿满分的,绝不考99分。唯独一门考试,我从考前就开始紧张,也从来拿不到满分。不过,每次考完倒也释然。这考试就是一年一度的体检。每年,我从体检前两周就开始焦虑。

其实,原来我是不怕体检的。十几年前,一次体检时,查出我的甲状腺长了个小结节。过了两年,生娃后的第一次体检又发现,小结节竟长成了“大家伙”,有2厘米了。当时,医生提醒我要引起注意。体检回来,我立马去医院检查,被建议穿刺,或每三个月做个甲状腺B超,观察结节的各种变化,我选择了定期检查。从此,甲状腺结节就如一根鱼刺哽在喉咙里。我定期复查一段时间后,发现没啥变化,大喘了一口气。

但这毕竟成了我的心事,每年的体检都有甲状腺B超项目。只要踏进体检中心的大门,我就开始心跳加速。抽完空腹血,我一般直奔B超房间,先把甲状腺检查了,如果医生报的数字和结节形态听起来和上次检查没变化,我就如释重负,开始定定心心地检查其他项目。记得有一年,B超室门口排队实在长,导医建议我先去隔壁人少的心电图室检查。但“结节”的尘埃未落定,我的

《水浒传》里,有四个出轨的女人,两个姓潘,一个姓阎,一个姓贾。阎和贾分别安在老大宋江和老二卢俊义的身上。这施耐庵有点怪怪的,对女人十分不友好,而且把这种对女人的恨转嫁到老大老二的身上,让他们背锅。

在四个出轨的女人里,潘金莲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其他三个女人。因为除了《水浒传》,还有一部《金瓶梅》,戏曲方面有昆曲、川剧、粤剧,另外说书的老艺人们也在社会上格外用力地传播。那潘金莲刚出场时,虽然是个使女,却不为主人所动,与鸳鸯相似,还是有些骨气的,但没有鸳鸯的决绝。最后被主人倒贴嫁给“三分像人,七分似鬼”的武大郎。谁知道那潘金莲一遇见武松,便一见钟情。只是潘金莲在武松眼中,只有“玉貌妖娆花解语,芳容窈窕玉生香”的情色之美,没有爱恋之心,那拒绝的方式也很了点,让潘金莲的爱的火花昙花一现,最后走上破罐子破摔的地步。她是因爱生恨,才与西门庆鸳鸯野合,却一往情深,义无反顾,竟至毒死自己的丈夫武大郎。可见她为了那点可怜的爱是多么地决绝,多么地不顾一切。

那潘巧云的故事也是曲折婉转,

黥刑及其他

为虽出自受害者之口,但故作超脱,过甚其辞,反而近于无心肝了。其实,这该是冤愤至极无法倾吐而来的诡说,未必临刑还在修辞。中国的屈死者太多,而主政者行刑者又太过于娴熟本行专业。记得学过医学的鲁迅就曾在一篇文章中说,中国古代对妇女的幽闭,手术非常符合解剖原理。

汉文帝有感于这类刑法的野蛮,曾降旨废除肉刑,称“夫刑至断肢体,刻肌肤,终身不息,何其楚痛而不德也”,因此将“黥”改为剃光头带枷锁去劳动改造;把“劓”改为打三百鞭;“剕”改为打五百鞭。虽然按照一般推理,刑罚应当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而改善得更趋人道,但曾几何时,这几种有辱人格的刑法不但没有消失,反而变本加厉。譬

如晋代前秦苻生“喜剥人面皮,仍令歌舞”;又如明代的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则发明了“剥皮揸草”。举凡贪官污吏,情节严重的,朱元璋便将之活生生剥皮,取出骨肉后揸以干草,将它摆在通衢示众。明末张献忠亦有此嗜好。他的方法是在人犯头顶剃开一层皮,把水银灌进去,使皮和骨肉全部脱离,连手指与脚趾都分析得极为彻底。

至于明朝中后期的皇帝,他们手中的法宝是廷杖,就是在午门前剥下臣民的裤子打屁股,自然打得十分厉害,皇帝的圣旨就有“重打”“着实打”“用心打”“切实打”“好生打”等具体要求,因此时常将人打死。嘉靖皇帝某次就曾打了一百八十多名官员,打死十七人。不少人在挨了打后或者被杀前还得向皇帝谢恩,有些人自觉地高呼“太祖高皇帝”“苍天”或“万岁万万岁”。不知英布当年惨遭黥刑时,是否也曾高呼“始皇帝万岁”,历史就是如此意味深长、发人深省。

不过,体检结论那一栏,总是没有空着的时候,甚至,每年体检,都会有新花头。有一年,体检后没几天,我忽然接到了单位医务室打来的电话,惊出一身汗。还好,说的依旧是我甲状腺结节的问题:一、结节长太大了;二、结节边界不清晰。我心里有底,但还是抖豁。第二天,我就去了医院,从验血到B超,做一次彻底检查,还好是一场虚惊。

其实,每年体检,多少还是会有新的花样经出现,有些问题不大,有些是虚惊,但无论如何,都是给身体提个醒。体检会紧张,说明我们还是在认真关注自己的健康;之所以特别紧张,也是因为平时自己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,比如熬夜,临睡前吃东西等。紧张时,我也会自问:早知今日,何必当初?偶尔,我也会立下体检后要改正的目标,但好景不长,也会因为每天忙碌的生活,故态复萌。

不过无论如何,今后我还是会不断提醒自己,参加那一场名曰体检的考试,还是不要有压力的好,像我以前从容地对待每一次考试那样,得有一颗平常心,坚持养成一些好习惯,这样,也一定能换来好成绩。

从容面对每年一考

心就悬着。果然不妙,心电图医生问我:“你平时心动过速吗?”我摇摇头。紧接着,她打印了一张“心电图”给我,建议我去医院再检查一下。什么?甲状腺问题没搞定,心脏也出毛病了?真是一波未平,又来一波。

走进B超房间检查甲状腺,我跟医生自报家门:“右侧,甲状腺有一个很大的结节。”横看竖看,还好,大小形状都没什么变化。我冰凉的手心也热了起来,坐在其他检查室等候检查时,我搭搭自己的脉搏,好像心跳慢了下来。后来,我吸取教训,不管排队有多长,心头大患得先查。

体检前,我还会提前一周戒一些好吃的。身边的朋友们会笑我:“年纪轻轻,人又不胖,紧张啥?”对待体检,我是认真的。那一周,我不吃甜的、不吃油腻的,临睡前不敢吃东西,更不暴饮暴食。体检前一天,我也认真按照要求,清淡饮食,只怕闹出点新花样。

发体检报告,就像发榜。假如没箭头,意味着又可以放开吃喝一年。

四个女人的死亡爱情

毫不逊色。杨雄是个刽子手,整天要到单位点卯,一个月有二十多天在单位。如果说武大郎不中看,那杨雄就是不中用。石秀与杨雄是结拜弟兄,潘巧云与石秀初见,也只是淡妆轻抹,并无邪念。施蛰存的《石秀之恋》,不过是作家的意淫。潘金莲反诬武松是因爱生恨,潘巧云反诬石秀是因东窗事发。武松选择离开,石秀选择反击。武大郎是不相信的,可杨雄却信以为真。这就是亲兄弟与结拜兄弟的区别。潘巧云已是二婚,本应好好经营婚姻,不曾想竟出轨一个和尚,只能说性是饥渴了。

宋江本来是做一件好事,给了阎婆惜一两银子,让她买一副棺材葬了父亲阎公。可宋江却又接受别人的投桃报李,明知道阎婆惜是个好唱能舞的主儿,生就风尘娼妓的性格,竟将她纳为别室。那宋江又不以女色为念,阎婆惜只有十八岁,颇有些颜色,怎耐得住寂寞。宋江同事张文远觑空与阎

婆惜勾搭成奸。可宋江以为没有真凭实据,也不是父母匹配的妻室,并没有把这当回事儿。阎婆惜毕竟年轻,当她看见招文袋里有宋江与梁山往来的证据,竟要挟起来。那是事关一个男人的前程和性命的事,岂能儿戏。这就显得不近人情了,毕竟宋江有恩于她。她提出的三个条件,宋江都一一答应,只是那一百两金子一时无法兑现。阎婆惜不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,只能搭掉自己的小命。

人不怕横祸,就怕鬼惦记。这卢俊义在京城好好生活着,却被吴用生生赚上梁山。妻子贾氏与他结婚五年,也是琴瑟和谐,恩爱有加。当卢俊义欲出远门,她还极力相劝:出外一里,不如屋里。其情拳拳。没想到卢俊义在梁山四个月,就发生变故。贾氏居然出轨家中管事李固。李固曾冻倒在卢俊义家门口,是卢俊义救了他。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却发生了。让一个发誓“生为大宋人,死为大宋鬼”的卢俊义,最后不得不杀了他们上梁山。

四个出轨的女人,一个同样的结局:死亡。可见施耐庵对出轨女人痛恨的程度。

◇ 文史网络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;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;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

那潘巧云的故事也是曲折婉转,